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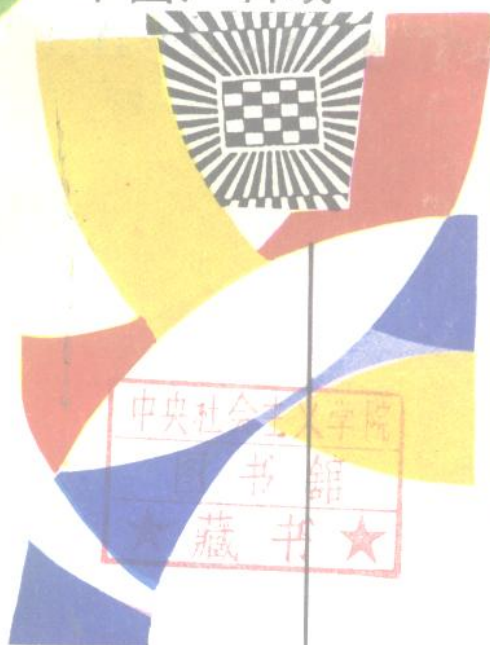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中国的太阳

最后的古都

上海S·C 总部在波士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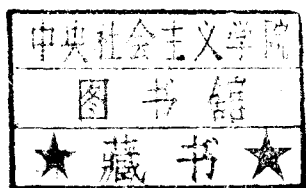
中国广告战



74760

中国的太阳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DK71/13

中国的太阳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2字数 235,000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600 册

ISBN 7-5039-0287-6/I·176

定 价：3.60 元

编者题记

人民要求的，是和生活贴近的文学。

疏远者自疏远，冷淡者自冷淡。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却勃然兴起。

它在文学殿堂里，最少自作聪明的卖弄，自我诓骗的脂粉，故作高深的臆造。这是历史运动中善和恶的屏幕，生活脚步的回音，人民精神的慧眼，从现实中喷涌而出又澎湃地流回现实的精神世界。

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当代新生活的探索者、创造者。

感谢以艺术天才和辛勤劳作，构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大厦的作家、编辑、出版家。

目 录

编者题记

中国的太阳

-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揭秘……………郭富文 (1)

中国的广告战……………高建国 (100)

上海S·C总部在波士顿……………朱全弟 (139)

揭开都市帷幕的一角

- 记上海卖蛋姑娘……………孙洪康 (165)

白夜

- 性问题采访手记……………麦天枢 (201)

冒险家的事业……………莫应丰 (243)

最后的古都

- 关于一个城市和她命运的镜头剪辑

……………苏晓康 蔡原江 (286)

中国改革的试验区

- “温州模式”……………叶永烈 (352)

郭富文

中国的太阳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揭秘

楔子

林顿·B·约翰逊总统乘专用电梯进入白宫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国务卿迪安·纳斯克递给他一张蓝色卡片纸。约翰逊把卡片夹在指缝里玩味了片刻，显出睡意未足的样子，然后坐到星条旗下面那张阔大的黑黄檀木办公桌后面，低头审视着卡片上的内容：

对共产党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作出反应。

总统挪动了一下身子，抬头疑惑地望着日历牌，电子显示器上闪动着华盛顿时间：1964年10月16日3时57分。

“两个小时前爆炸的，五角大楼已送来了详细报告。”纳斯克说着把一摞资料摆在总统面前。“美国地震局测出当量在十万吨级左右。”

国务卿的嗓音有些沙哑。

约翰逊总统并不轻松地说：“比美国科学家的预言提前了五年。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现在是重新估价共产党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防实力的时候了。”

即刻，总统向全球发表声明，对此事大加反对，并声称这次核爆炸不足以动摇美国在核威慑方面的垄断地位，要求

舆论界保持镇静。

莫斯科电车公司的“共青团号”有轨电车刚刚停靠在红场站，驾驶员莫特列夫把头伸到窗外观看夜色，这时，传来了塔斯社广播的新闻节目：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时间10月16日15时，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候车的人们忘记了莫斯科10月的严寒，丝毫没有上车的意思，莫特列夫索性继续听下去：

苏联共产党于14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鉴于他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偶然的巧合，两件事……”莫特列夫思索着，售票员发出的开车信号他没有听到。不一会儿，“共青团号”后面已经停置了十几辆电车，它们一齐鸣响喇叭，对压道的“共青团号”表示不满。

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汇报演出即将开始，一万二千个席位上坐满了来自首都各条战线的代表，陈毅、聂荣臻、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座。

18点50分，周恩来总理健步走进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

掌。周总理招手示意大家坐下，然后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特大喜讯——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潮水般的掌声。

“这次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

雷鸣般的掌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参加试验和从事国防建设的我军指战员，向一切有关人员发了贺电，热烈祝贺这一巨大胜利！”

欢呼声响彻云霄。

《人民日报》套红号外象雪片一样飞向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商店里积压的鞭炮被抢购一空。一夜之间，北京前门周围的地面上积落了两公分厚的爆竹纸屑。

10月17日清晨，居住在西德汉堡的老华侨尹恒森打开店门，发现门前出奇般地扫得干干净净。过去常常因有人朝门前堆放废物而被警察罚款。尹恒森正在纳闷，这时警察走过来，老远就伸出了大拇指。尹恒森挥着拳头对警察喊道：“我们中国有原子弹了！”

警察拍着尹恒森的肩膀说：“中国人了不起，核技术超过了德国。”然后指着门前的地板说，“德国人只配给你们扫地，以后再不找你们的麻烦了。”

一下子，尹恒森热泪横流。他找到在西德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无限感慨地说：“祖国的强大，海外赤子最敏感。”

.....

如果说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真象美国“原子弹之父”J·罗伯特·奥本海默所形容的那样——比一千个太阳还亮；那么，让我们用具有高度分辨力的镜头，摄取几幅“中国的太阳”出升的画面，呈现给读者。同时，借以表达对创造太阳的勇士们的崇敬之情。

第一章 厉兵秣马

1

1956年4月。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缓步走进怀仁堂会议厅。室内清新舒适，明媚的阳光透过格子窗斜射在长桌上，洁白的桌布上摆放着四瓶鲜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委员们正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国内外形势。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仍然是大家议论的焦点。

毛主席一跨进会议厅，周恩来总理首先站起身来，他兴致勃勃，两眼炯炯有神，嘴角上挂着微笑。毛主席坐下之后，总理宣布会议继续举行。

毛主席翻动了几下手稿，显示出伟人所具有的非凡魅力。他用洪亮的声音说：“下面接着讲十大关系的第三对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没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毛主席的话音停顿了一下，会场上响起了掌声。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口气，振作一下精神，继续发言。

当天晚上18点30分，毛主席用过晚餐，来到中南海堤岸的柳林间散步，周总理先他一步到达。

柳枝已经发青吐翠，晚霞把湖水染成金黄。毛主席点燃一支“恒大牌”香烟，在林荫下慢慢地踱着步子。他向周总理询问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撰写情况，总理回答说：“办公厅还等着主席给纪念碑题字呢。”

毛主席笑笑说：“这个字我是非写不可的，没有先烈们的献身，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题这个字马虎不得，我还要练一练。”随后，他们就把话题转到了原子弹方面。

“自从人类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多灾多难的地球就更不

得安宁了。”主席说，“中国没有这东西，世界的砝码就不能平衡。”

总理说：“二次大战后期，美国首先在新墨西哥州爆炸了一颗，当天杜鲁门就去讹诈斯大林。”

“你说的是波斯坦会议上？”主席问。

“是的。”周总理挥动着右手说，“杜鲁门以为美国有了原子弹，世界就是他们的，谈判时口大气粗，态度强硬，谁知斯大林不吃那一套。后来，杜鲁门傲慢地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制造出一种‘具有异常破坏力’的新武器，丘吉尔站在一旁观察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沉着地装了一次聋子。”

“装得好，这次聋子装得好。”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周总理接着说：“会议之后，斯大林加快了苏联核武器的研制进程，后来用了四年时间就造出来了。”

毛主席点点头，脸色严肃起来。他停下脚步对周总理说：“中国家底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只要经济发展了，搞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夜幕降临，中南海湖面上浮动乳白色的雾霭，主席和总理朝着阑珊的灯光走去。

2

1956年9月。

北京京西宾馆。

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进行到第八天，周总理接见了来

自全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核物理专家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和程克甲。

在分组讨论会上，周总理听取了原子弹专家小组的详尽汇报。钱三强把一张标着各种符号的彩色图表铺开，这是根据国外零零星星发表的一些有关学术文章整理设想的原子弹结构图。钱三强对总理说：“关于铀的质量、体积的大小、在达到临界状态时所需要的速度以及扩散的角度等等这些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白手起家困难不少。”

总理点点头说：“我们是在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总理站起身来，踱到桌子跟前，望着窗外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的‘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我们必须迎头赶上。”他转过身对大家说，“这次请你们来，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要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期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是首要任务之一。事实上，我们有希望把这些问题逐个解决。”

周总理在讲话时，注意到有一个人俯身在墙角的茶几上，全神贯注地在计算尺和对数表上工作。他个子不高，头发一丝不乱，胡须很少。周总理走过去，认出他是程克甲，1950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博士，现在北京一所大学执教。前不久，就选派核物理专业留学生出国一

事，他曾给总理写过一个报告。

周总理走过去，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公式。程克甲急忙放下手中的计算尺，站起来表示歉意，总理说：“我想单独同你谈一下那个报告。”

这位教授又惊又喜。他们来到一个安静的房间，总理开门见山：“那个报告很好，出国留学的事宜国务院办公厅已同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联系过，他本人表示原则同意，正等待苏联政府的答复，人选问题你可以先考虑。”

程克甲激动不已，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绸面记事本，如数家珍地告诉总理，人选问题他已经和其他专家酝酿过，第一批拟定20人，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教授说：“搞出原子弹靠我们这代人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原子能和平利用，要培养年轻人。”

周总理笑笑说：“你是走一步看三步，好棋好棋。”

赵达成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天。他刚刚领取到中国科学院颁发的核物理硕士学位证书，一辆吉普车就把他接到京西宾馆，他终于能够和几位著名的科学家交谈，这些科学家都是他上学时非常崇拜的人物。

程克甲教授依次把钱三强、朱光亚、邓稼先等中国最伟大的核物理专家和先驱者介绍给这位年轻人。年轻人有些发窘，坐在沙发沿上不停地扳动着手指。他想象中的物理学家都是些满头银丝、弯腰驼背的老头子，却不曾想到个个都精神焕发，说起话来谈笑风生。他很快就随和了。

在有限的30分钟里，钱三强、朱光亚向他描述了目前研究工作的现状。两位科学家谈到，我们的国家需要原子弹，需要千千万万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这次约他来，是向他交待一项特殊的任务。

“中苏两国政府商定，由我们选派20名硕士、学士学位研究生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周总理已经同意由你和夏辛同志负责，那里集中了世界科技的精华，要虚心学习，为国争光。”

那天，科学家们似乎没有考虑过赵达成的接受能力如何，他们还谈了一些国外生活的经验，因为每人都有一段异国生活的特殊经历。一位看上去不到40岁的教授讲了如何对付金发女郎的诱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临别时，赵达成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半个小时的会见，胜过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全部知识。

3

1958年6月。

渤海湾某基地。

张蕴钰参谋长把望远镜对准一艘高速行驶的军舰，他调整了几次光焦，仍然模糊不清，舰舷上的编队符号难以辨认。

他把望远镜甩给身后的作战参谋，凝望着海面上晃游着的舰群，显得异常懊恼。作为这次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的总指挥，他对于敌方的攻击能力是再清楚不过了，然而，这些低倍率的望远镜在作战演习中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自从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之后，这一地区就始终未能安宁过。朝鲜战场上的惨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依仗原子弹和战略空军的优势，叫嚣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防御演习，就是针对美军的海上攻击和滩头登陆的。

“报告，敌驱逐舰六艘，进入我三号水域，请求出击。”步话机传出鱼雷艇的报告。

“二号水域发现敌潜艇……”

张蕴钰将军望着苍茫的大海，果断地下达了迎击的命令。不一会儿，十几艘鱼雷快艇全速驶过，五架强击机成密集队形呼啸而来，朝着敌舰俯冲。顿时，炮火轰鸣，火光连天，水面上扬起一个个高大的水柱。

“报告，敌舰火力很猛，我快艇被敌导弹击中。”

张蕴钰尚未作出反应，只见一架飞机摇摇晃晃，曳着浓烟坠入大海。

演习按计划继续进行着，我海空军撤出战斗，由岸防部队阻击敌军登陆。

这次近似实战的演习为期一周。中途，张蕴钰在给总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现代战争，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是难以克敌制胜的。”

演习刚刚结束，他突然接到命令：火速进京。“也许真的要打仗了。”他这样想。于是，当天晚上，张蕴钰带上演习的全部文电资料，登上了军区派来的值班飞机。

他轻轻叩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办公室，将军正同一位军人交谈，那人佩挂着和他同样的军衔。他觉得有些不便，正欲退出，陈赓将军却示意他坐下。

“这位是中原步兵学校的政治委员常勇同志。”陈赓将军介绍说。

那人礼貌地站起身来，同张蕴钰握手。他的手握得很重，就象很早就相识似的。

张蕴钰把装有军事演习全部材料的公文包放在茶几上，在靠近陈赓大将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待着汇报。

“你对搞原子弹有没有兴趣？”陈赓大将闭口不谈演习的事，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新鲜的话题。

“我玩过手榴弹。”张蕴钰谨慎地答道。

“那么，有关试验原子弹方面的知识你懂一点儿？”陈赓大将又问。

“最起码要有一个试验场地吧。”张蕴钰望了陈赓将军一眼，将军在专注地听着。他接着说，“美国的核试验场建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和太平洋上的比基尼环礁……”

“我们中国的核试验场应该建在哪里呢？”

“最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陈赓将军起身拉开军事地形图的帷幕，背着手仰头观看，一边说：“你们两个都来参谋参谋。”

两位将军异口同声地说：“大西北。”

陈赓将军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和他谈话的人。张蕴钰在陈赓部下工作过多年，对他的这一习惯是

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他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

陈赓将军斟酌了片刻，说道：“由苏联援助建成的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已经正式开始运转，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原子裂变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也将有自己的原子弹。因此，核武器试验场的建设问题已经列入了军委的议事日程。”

张蕴钰和常勇站起身来。

“军委决定，迅速开辟和建设核试验场的任务，将由你们去完成。”

4

1958年7月15日夜。

北京，总参谋部招待所445号房间。

柔软的席梦思远比抗战时期睡的稻草铺舒服得多，张志善却失眠了。昨天，一封电报把他从中原步校召进北京，聂荣臻元帅同他谈了半个小时。在祖国大西北建立核试验场的设想已经中央批准，并决定由他带领一支2000人的队伍进行实地勘察，选点定点，尔后再进行大规模建设。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呵，中国就要有原子弹了，而且就要从自己的手中托出这轮鲜红的旭日，张志善哪能睡得着觉？

白天，在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和一位叫巴托夫的苏联布场专家进行了会谈。巴托夫介绍了苏联核试验场的布局，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场应该设在敦煌附近，从地图上看，那里交通方便，水源比较充足，具体地点还需要